『我看到了战斗』

1944年，在国民党欺骗宣传影响下，国际上充斥着“共产党不抗日”“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驻重庆的一些外国记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想亲自到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迫于各方压力，国民党当局同意组成“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以下简称参观团），到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参观采访。参观团中，有外国记者6人、中国记者9人、领队2人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4名“随员”。

1944年8月30日，参观团东渡黄河，到达晋绥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在这里，参观团看到了一群不一样的中国人。

9月6日，参观团成员和美军观察组医生卡斯伯格少校等，来到晋绥八分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交城县关头村（今属古交），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战地医院和设备简陋的游击兵工厂。9月中旬，参观团实地近距离观察了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夜袭并打下日军据点的战斗。

9月21日，在晋绥八分区的祝捷大会上，合众社记者福尔曼发表长篇讲话：“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仇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

9月22日，参观团离开关头村，去娄烦参观八分区部队攻打娄烦镇据点的战斗。25日夜，记者们在我军掩护下抵近距敌不足300米的前沿阵地，亲眼目睹了我军构筑的工事和日军的炮火袭击。面对坚固的敌军碉堡，我军挖掘了直通碉堡下方的地道，用14口棺材装着4000斤炸药，通过地道运送至碉堡下方。八路军奋勇作战的同时，人民群众冒着炮火运送弹药、转运伤员，将熟鸡蛋、烧饼、绿豆汤送到战士们面前。记者们深为震撼。

福尔曼在《红色中国报道》（后译作《北行漫记》）一书中，记载了他在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和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生动事迹，并选取了他拍摄的60多张照片作为插图。路透社记者武道在《大美晚报》发表的《我从陕北回来》中写道：“我看到了战斗。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是否和敌人作战，我能够回答：‘是的！’我在晋西北看到了这样的战斗，看见了负伤和阵亡的中国士兵。而且和被俘的日军谈过话，在他们刚刚被俘的几个小时里。”

卡斯伯格少校也写了有关日俘伤病员情况的文章。

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记者爱泼斯坦在美、英、澳大利亚等国报刊上发表了20多篇通讯，并于1947年出版《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正如爱泼斯坦先生所说，盟邦记者团“打开了一个缝隙，使光线透进来”，让世界看到了真实的共产党、八路军。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游雁丘园赏古诗词（6）

狂歌亭楹联赏析

狄宝心

雁丘园狂歌亭 **邓寅明** 摄

忘言秋水聊挥麈
得意高山未绝弦

此联题于雁丘园狂歌亭，取自元好问诗《送郭大方》：“云装烟驾渺翩翩，是处林泉有静缘。存殁共惊初劫后，交游空记十年前。忘言秋水聊挥麈，得意高山未绝弦。明月太虚君自了，相思休泛剡溪船。”

郭大方，本集卷十《送仲希兼简大方》“方外故人如见问，为言乘兴欲东流”称之为“方外（即世外，用指僧、道的生活环境）故人”，合观本诗“忘言”二句，知郭为道士。清人施国祁《元遗山诗集笺注》引本集卷二十八《广威将军郭君墓表》载“（子）曰择善，弃家为黄冠”，从姓氏和身份着眼，推测其子即郭大方。时人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李志常）道行碑铭》：“时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郭大方亦属文士遭际乱世不得已而入道者。与“为言乘兴欲东流”“相思休泛剡溪船”合观，此人应该住在聊城东北旧黄河下游的济南一带。

《送仲希兼简大方》有“家亡国破此身留，留滞聊城又过秋”之句。元好问于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自汴京羁管聊城，至元太宗七年（1235）春移居冠氏（今属山东聊城）。诗作于金天兴三年（1234）“留滞聊城又过秋”时。本诗“存殁”二句写劫后初见情形，应在上诗稍前作。

元好问与郭大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异县相逢白发新”（卷八《喜李彦深过聊城》），且有“交游空记十年前”的交情，送别不得已沦为道士的故交，体贴安慰自是赠诗的应有之意。卷八《送杜招抚归西山·杜乱后为黄冠师》“因君唤起思乡意，君在西山我更西”，即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安慰友人庆幸早归。现将慰友视为贯穿全诗的意脉，循此选择义项而深究之，对理解此诗大有裨益。

首联着眼于主人公道士身份的行居。出句紧扣诗题，谓郭大方直奔所居道观，身轻体健步履翩翩，消逝于天地相接的云烟之中，像以云为衣装、烟为车驾之得道成仙腾云驾雾者；对句暗用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以示郭大方心中住所的情境。是处，处处。宋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静缘，静因之道。战国时期，部分道家方士认为心要保持虚静，顺应事物之理，才能对它有正确的认识。唐张说《虚室赋》“理涉虚趣，心阶静缘”，即以“静缘”为步入“理涉虚趣”的阶梯。句谓郭大方秉持这种道家认知方法，不论住到哪里，都会由心营造林泉胜境以习静修心体道。“有静缘”亦暗示了友人凭借禀赋觅得心灵归宿，寓有慰藉之意。

颔联追述送别前二人的眼前情形和心中感慨。存殁指活着和死去的人，应为“共惊”的宾语。劫，佛家将世界从形成到毁灭称为一劫。句谓朝代更迭十室九空劫后余生，故交劫后初见，看到对方未老先衰的面容，听到彼此互告的兵祸，不约而同触目惊心。本集卷八《喜李彦深过聊城》云“围城十月鬼为邻，异县相逢白发新”、《秋夜》云“九死余生气息存，（聊城）萧条门巷似荒村”、卷七《送娄生北上》云“并府（太原）虚荒久，大城似荒村”，可合观。“交游空记十年前”旨在追述十年前初次结交的情形，但有劫后再见之底蕴，所以“空记”二字内含往事如梦、昔盛今衰的悲慨在。

颈联侧重展示郭大方深刻领悟庄子哲学后的风采。《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谓已领会意旨，不再需要表意的言辞。诗人将“忘言”“得意”分别冠于句首，旨在用互文笔法使二句互动互补。秋水，《庄子》篇名。挥麈，指谈玄体道者。《世说新语·容止》载：“（王夷甫）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麈，古以驼鹿尾做拂尘，因称拂尘为麈尾，或省称“麈”。高山，《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后用“高山流水”喻高妙的乐曲或难遇的知音。绝弦，《吕氏春秋·本味》：“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二句谓郭大方深究《庄子》哲学精义，会心顿悟妙不可言，故挥麈神态自若、鼓琴悠扬不绝。

若从安慰友人之意脉着眼，此联还有深意。《庄子·秋水》假托“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时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阐述世间大小、有无、是非、贵贱都是相对的观念。所以此处冠以“忘言”，侧重于用《庄子》相对论理念，泯灭消解乱世悲苦，“聊挥麈”即有“歹出家”“不得已而为之”的用心。“得意高山”，亦可指自己领会到友人高妙的琴艺以及由此传达出的妙悟境界。“未绝弦”果中有因，即知音仍在。劝友人尽可弹琴寄意，安慰之意自寓其中。

尾联宽慰友人不必为分别揪心惆怅：关于“太虚明月”的典故您是知道的，所以相思时可以用隐士张志和的理念看待它，不用像王子猷那样夜半乘船前来造访劳您大驾了。太虚明月，典出《新唐书·张志和传》：“陆羽常问：‘孰为往来者？’（张）对曰：‘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诸公共处，未尝少别也，何有往来？’”太虚，宇宙。剡溪船，典出《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送仲希兼简大方》“方外故人如见问，为言乘兴欲东流”即用此典，言自己有思念友人欲乘船造访之意，所以在本诗中以己及人，以此宽慰。

红色记忆

碾麦

金峰

伴随着布谷鸟的鸣叫，山西各地相继迎来麦收时节。

收麦，是一年里最主要的农忙，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龙口夺食”。过去，在割、收、碾、晾等一套的作业中，碾麦无疑是复杂而又值得期待的。

碾麦，要先准备碾麦场。

碾麦场是农村用来碾麦、晒麦的场地，过去多是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而设，在自动化程度并不高的年代，碾麦场在整个麦收过程中十分重要。收拾碾麦场，在山西晋西南叫杠（ge）场，在收麦一周或十天前就开始了。闲置了一年的碾麦场需要先洒水，再撒上麦糠，用牛、马、骡等牲畜拉着碌碡碾压瓷实，后边再绑上草拖子把地面拖拉细腻，杠好的碾麦场平展、光溜，下雨了不泥泞，太阳晒了不裂缝。

当收割下来的麦捆，从田里汇聚到碾麦场，就要提前联系拖拉机准备碾麦了。碾麦前，先要把麦捆打开呈圆形一遍一遍地抖开、摊开，这是碾麦的初道工序，也是最累的。收麦时节的太阳最为毒辣，麦子在烈日的暴晒下，从秆到穗水分进一步蒸发，麦粒会更容易被碾爆出壳。

碾麦的主要工具是拖拉机，俗称“小四轮”。拖拉机后边拖着个碌碡，碌碡后还拽着块门板，拖拉机拉着碌碡，一圈一圈地转，如果需要，门板上还要站着个人以增加门板重量，提高揉搓麦秆、麦穗的力度。碾的过程中，还需有个人用木叉把碾摊得越来越大的麦圈向中间聚拢，直到把原本摊成半人高的麦子堆碾得厚度刚过脚踝。碾过的麦子翻腾一遍后，再接着碾，如此反复两到三轮，碾的程序就算完成了。人们用木叉把由暗碾到亮、由毛糙碾到光滑的麦秆抖着挑到边上，一层层地垒成圆堆后，就该孩子们上场了。家里半大的孩子此时也算得上劳力，有的用木锨，有的用木推板，转着圈地把碾下来的麦粒连同麦糠集中成堆。

太阳偏西，借助下午的“好风”，碾麦的最后工序——扬场开始了。扬场是个技术活，需要两个人配合好，一个扬，一个掠麦糠。扬麦最需要天气的照顾，既要有风，还不能太大，风太大，容易把麦粒一同吹走；风太小，麦糠又飘不走。有了风，还要会用风，扬麦人要按照风的大小，控制扬麦的高度、力度和角度，好把式能在基本感知不到的细微风中，一锨一锨地把麦粒、麦糠干净利落地分离开来，让麦粒精确地落到划定好的位置。

如今，随着联合收割机的普及，原本割麦、束麦、碾麦等需要十多天的农忙，而今只需几个小时就可完成，与之相关的镰刀、麻绳、木叉等工具都已“刀枪入库”，碾麦场也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打连枷

张文平

清《欽定授时通考》中的《打枷图》（资料图片）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南宋诗人范成大这首诗中提到的“连枷”，是一种在粮食收割后用于脱粒的农具，同时也是我国几千年农耕史上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连枷”在文字记载中出现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700年之前，但事实上，连枷作为一种南北各地普遍使用的农具，应该远远早于文字记载的时间。

有人说，连枷起源于上古时期，比如明朝罗欣《物原·器原》中说“神农作耜”。也有人说，连枷起源于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弗”，其形为用绳子捆绑的木条，有学者认为这就是连枷之形。在文献资料方面，《国语·齐语》中的一段话，可能是关于连枷的最早记载：“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耡芟。”韦昭注：“耡，拂也，所以击草（禾）也。”这是春秋时期，管仲与齐桓公之间的一段对话，大致意思是说，让农民们各家各户相聚而居，安排好耒耜枷镰等农具，以供他们四季耕作之用。话中的“耡”，三国时期韦昭在为《国语》作注时，解释说是“枷”的异写。

连枷不仅使用时间早，而且使用地域也极其广泛，时至今日，在南北各地很多地方仍在使用。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其名称也各有不同。

在山西各地，连枷的叫法大同小异，只是在音调细节上略有差异。在太原，连枷叫作“立哥”，或称“陆哥”“陆枷”“陆勾”“落哥”。在平定及寿阳，连枷叫作“拉戈”，寿阳人祁隽藻在《马首农言》中便说：“打谷耡板，俗名拉戈。”另外，汾阳叫作“喇杆”，榆社叫作“洛钩”，代县叫作“罗枷”，平鲁叫作“连耡”，忻州叫作“落柯”。

连枷为竹木材质，虽然在考古发掘中较为少见，但是可以从文献资料中回望一二。

西汉以来，有关连枷的文献既多又详，有些古籍中还有连枷的图画，甚至在酒泉嘉峪关魏晋墓画像砖、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山西明代寺观壁画中都有使用连枷的场面。从壁画中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的连枷为单棒枷，到了盛唐时，所用连枷与现今使用的基本一致了。正如元代王祯《农书》记载：“连枷，击禾器……其制：用木条四五茎，以生草编之，长可三尺，阔可四寸。又有以独梃为之者。皆于长木柄头造环轴，举而转之，以扑禾也。”

在此之后，历朝历代的文献资料，如贾思勰《齐民要术》、王祯《农书》、高启《打麦词》、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邝璠《便民图纂》、赵翼《陔余丛考》等书，均有关于“连枷”的记载，说明连枷一直是我国农业生产中常用的工具之一。

在历代诗文画作中，反映的脱粒工具也几乎全是连枷。除了文章开头这首诗之外，还有南宋画家、诗人楼璹所作的诗画相配的艺术作品《织耕图》。

南宋绍兴年间，于潜（今杭州临安）县令楼璹做《耕图二十一首》《织图二十四首》呈献给宋高宗，深得高宗赞赏，并一时间在朝野传诵。其中《耕图·持穗》是这样写的：“霜时天气佳，风劲木叶脱。持穗及此时，连枷声乱发。黄鸡啄遗粒，乌鸟喜聒聒。归家抖尘埃，夜屋烧榾柮。”不仅提到了当时打稻脱粒所用的工具连枷，而且还绘有生动形象的打连枷图。

此后，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以皇室名义摹绘“耕织图”或修订“耕织图”，并成为惯例，以示重视农桑。其中，用连枷击打谷物脱粒，固定为《耕织图》中的一幅劳动场景。由于皇帝对“耕织图”这种艺术创作的重视，从而引发了“耕织图”发展的高潮，形成了中国绘画史、科技史、农业史、艺术史中一个独特的现象，成就了中国文化遗产的一大瑰宝。

“仓廪盈实，社稷安定”，这是千千万万农民们的殷切希望。打连枷的笑歌声，从宋朝一直响到今天。

小麦为啥有道缝

陈敏

在山西省晋东南，有这样一个传说，自从有了五谷杂粮，麦粒就是椭圆形的颗粒，后来因在一次粮食聚会上发生了舌战，才变成中间有道缝。

有一天，五谷杂粮在一起开会。快嘴的高粱叹气说：“咱们中间就数我的生活差，天一旱就睁不开眼，怪难受的。”谷子接口道：“高粱老兄别悲观，我和你差不多，就是比你耐旱点儿。”豆子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凑了过来：“要说耐旱，你们都不如我，旱不旱我都是这么个大肚子。”这时，麦子走了过来，拍了豆子一把说：“豆大哥，耐旱算什么？看我，躺在带锋芒的躯壳中，不怕冷、不怕热，咱们中间数我生活条件好。在人们心目中，最受崇拜的还是我，无论烧香、敬佛、待客，都把我摆在桌面上。你们能行吗？”高粱、谷子、豆子一时哑口无言。一直未开口的三棱谷（荞麦）觉得麦子太高傲了，强压着心中的不平说：“麦老兄，话不能这么说，各人有各人的用途。”麦子回口挖苦三棱谷：“就凭你那三棱相还敢和我相比？”说完一阵大笑。三棱谷忍不住冲到麦子跟前吵了起来。它俩越吵越凶，最后撕打起来。三棱谷用头向麦子一撞，用力过猛，棱角深深地陷进了小麦的肚子里。从此，麦子身上留下一道很长的伤痕。

事后，三棱谷每次见到麦子那道伤痕，心里既难过又后悔，总是直愣愣地看着麦子发呆，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后来人们见三棱谷总是目不转睛地瞧着麦子，便把三棱谷叫成了“荞（瞧）麦”。